

君天◎著

华夏神器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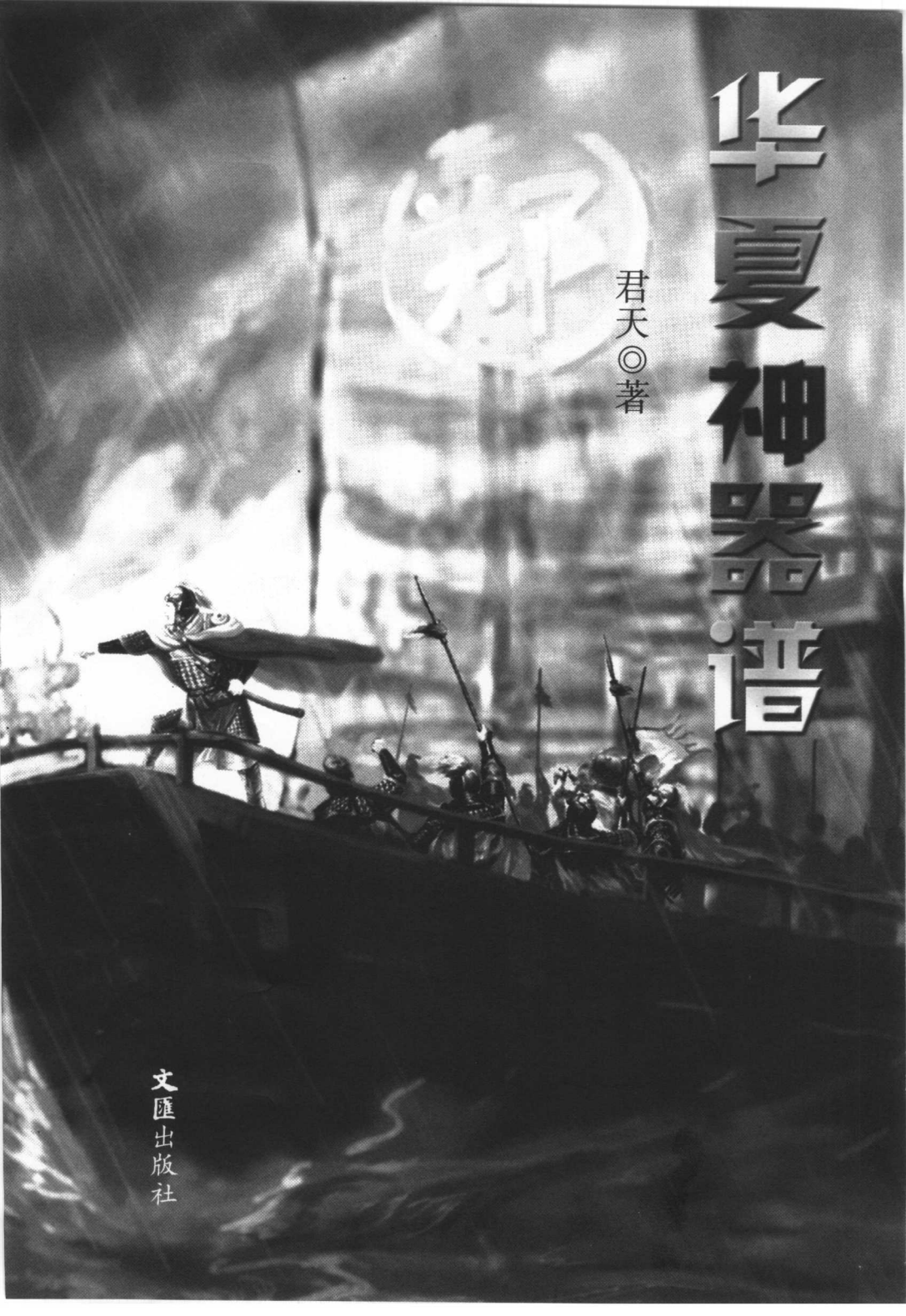
文匯出版社



华夏神器谱

君天◎著

文匯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华夏神器谱 / 君天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05. 8
ISBN 7-80676-830-0

I. 华... II. 君... III. 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67430 号

华夏神器谱

作者 / 君天

责任编辑 / 杨健英 特约编辑 / 波涛
装帧设计 / 益智堂蓝海洋工作室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(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编 200041)
经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照排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/装订/上海长阳印刷厂

版次/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/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开本/890×1240 毫米 1/32 字数/140 千
印张/8.125(彩色插图 14 面) 印数/1—10000

ISBN 7-80676-830-0/G·431 定价: 18.00 元

目录

李广的弓	001
辛弃疾的剑	021
文天祥的心	041
郑和的船	069
戚继光的刀	119
袁崇焕的城墙	159
郑成功的水师	207
后记	232



我向往风沙呼啸的大漠,那是英雄埋骨的地方;
我愿走遍雁门和阴山,那是勇士养马的故乡。

华夏神器谱

李广纵马立在高坡之上，高举手中的大弓，一双虎目傲然怒视前方的匈奴大军，高声断喝道：“大汉将军李广在此，何人再来？”那叫喊声随着天上的浮云远远传了出去，天边的云霞也为之失色。

李广……飞将军李广！匈奴军中一片寂静，再无一骑敢出头以身犯险。





(一)

“李广！”

“臣在。”

“若你生在高帝之时，万户侯何足道？”

李广没想到皇上会说出这句话来，愣了一下不知如何回答。皇上却笑了笑，望向远处天边的浮云，目光变得异常深远。

转而眼前风云突变，大漠之中尘烟滚滚，剽悍无比的匈奴骑兵和盔甲明亮的汉军方一接触，大汉军队就抵挡不住，顷刻大败。无边无际的匈奴骑兵把汉军牢牢困住，绵延不绝的营寨帐篷，遮天蔽日的大旗，整整三十万大军在匈奴的围困之下，苦守七日七夜眼见粮草断绝。

马身一震，李广睁开双眼，思绪还在方才的梦中，“白登山……”李广喃喃自语道，方才梦境中的第二个场景，分明是大汉建国之初，与匈奴人的第一次战役“白登之役”，携统一全国之威的三十万汉军甲士竟然一战尽没。而第一个场景呢？那也是好多年前先皇帝尚在之事了，为何这两件事情竟会同时出现在自己的梦中？而且还是在行军之时……

耳边军旗猎猎，大军正在平稳前行，李广低声道：“张言，前锋可曾找到匈奴主力？”



身边的副将张言道：“禀告将军，尚未找到敌方主力。”

李广微微皱眉道：“各处友军的状况呢？”

张言道：“除公孙弘将军觉得匈奴避而不战其中有诈，望将军小心外，其他两路都没有消息。”

李广点了点头，公孙弘的担心很有道理，但如今大汉兵马分四路出击，自己作为主力独出雁门怎可轻易停下，想着微笑道：“大军继续向前，让探马注意两侧的情况。”两腿一夹马腹，提马而去。

大漠，风沙飞扬，行军半日，李广问道：“下一站何处可以补给？”

张言道：“向北有云风山，向西南有忘日湖。”

云风山？翻过那里就是匈奴的腹地，哪有到此还不设防的道理，李广眼望远处的云风山，心中有种莫名的不安，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……他断然道：“停止行军。”

突然，一探马飞驰而来，“禀将军！大军左翼发现匈奴骑兵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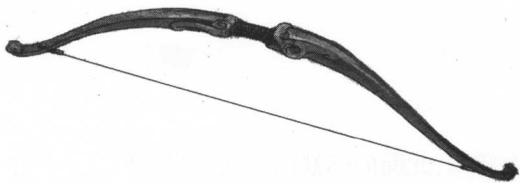
李广大声道：“所有人马准备御敌！”

张言眼中难掩兴奋之色，他大声领命，终于有仗可打了。

此时又一探马来报，“禀将军！大军前方也出现匈奴骑兵。”

李广沉声问道：“两路人马相隔多少路程？”

探马道：“左翼人马距此十里，前方军队距此五十里。”他正



说着，又有第三路探马来报道：“右翼也发现匈奴。”

李广看着身边面色逐渐凝重的张言，笑道：“怕了？方才的兴奋劲哪里去了？”

张言嘿嘿一笑道：“有飞将军在，我们谁都不怕。”

李广哈哈大笑道：“说得好！”突然深陷重围，他却毫无惧色，匈奴人明显是想以雷霆万钧之势击破自己，然后再去对付另外三路人马，只要自己打破对方的如意算盘，其余三路大军自能一举击败匈奴。

想到此处，李广星目中精芒暴涨，大声道：“儿郎们随我来。”大军全体向西，冲向左路的匈奴伏军。

左路的匈奴人马似乎对李广也颇为了解，数千骑兵大喊杀声冲杀前来。只可惜，他们遇到的是李广亲自统帅的大汉最强精锐。

满天风沙中，李广青袍铜甲，一马当先冲在队伍的最前方，手中大黄弓轻扬而起，弓开如满月，嗖！白羽如天上的流星破空而出，正中匈奴阵中最前方的千夫长，那千夫长原也是匈奴军中的勇士，却连叫声也没发出就应弦落马。

李广身后的张言高举军刀，大喊道：“大汉男儿，跟我来！”

“杀！”汉军杀声震天，两军战在一处杀声震天。李广的杀胡刀所到之处，热血喷洒衣甲平过，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，冲杀



之下竟无半合之将。

边上小校报道：“禀将军，北面的匈奴已经到达战场！”

若是对方有生力量投入战场，恐怕战局很难控制，即便能赢也是惨胜，李广大声道：“我去拦截北面的敌军，张言你速歼灭此处敌人。”

张言豪笑道：“将军放心！”所有将士都全心投入战场，根本不担心北面的来敌，只要有李广在，再强大的敌人都不再可怕，李将军是大汉军中的第一战神！

李广领着十数人疾驰到战场的北面，果然在地平线的尽头又有数千匈奴骑兵出现视野。他骑至高坡之上，眼望敌阵缓缓道：“你等替某略阵，有敌来犯，随我弓箭杀之。”众官兵纷纷点头。

前方匈奴的号角已经吹响，一传令官骑着白马越众而出，在战阵前耀武扬威。李广嘴角绽起一丝笑意，手中大弓应手而开，一点白羽飞射而出，在空中划过发出咻咻之声。

那传令官高举令旗，突然觉得心口一凉，箭矢透胸而出，从马上跌落下去。匈奴阵中一片哗然，当先有十余骑纵马而出，冲向李广所在的高坡。李广微微一笑，对身边众人道：“尔等看本将军杀敌！”说着催动战马，从山坡上高速掠起，手中弓箭连珠而出，空中闪起一连串的夺命寒光，那十余名匈奴骑兵应手而倒，他身后的十多名汉军看得目瞪口呆。



但匈奴向来以悍不畏死出名,这十余骑落马,转眼又有二十多骑冲出阵中,当先一人一身黑袍,头上绑着红色的飘带,远远冲出对着李广张弓搭箭。

“有趣有趣。”李广哈哈一笑,打马迎向来人,就好像迎着对方的弓箭去一般,眼看箭头就在眼前,李广手中大弓轻轻一拨,竟把弓箭拨落,手中弓箭破空而出,分毫不差地命中对方的咽喉,那黑袍红带的勇士倒入尘埃。其余二十多骑脸色大变,却见空中箭矢如飞蝗般射来,也分不清是李广射的,还是他身后的汉军射的。

转眼间二十多骑全部倒下,当杀胡刀砍翻了最后一个匈奴骑手,李广纵马立在高坡之上,高举手中的大弓,一双虎目傲然怒视前方的匈奴大军,高声断喝道:“大汉将军李广在此,何人再来?”那叫喊声随着天上的浮云远远传了出去,天边的云霞也为之失色。

李广……飞将军李广!匈奴军中一片寂静,没有一骑再敢出头以身犯险。

此时,身边汉兵传来消息,左翼的敌兵已经全部消灭,张言请示下一步的行动。李广不动声色地望着前方,低声道:“全军向西南突围至忘日湖,而后转向雁门关。”

众将领命,大军向西南转移,李广一人于高坡之上缓缓退走,匈奴数千人马无有人敢动。



(二)

夕阳如血，赤色的云霞就像男儿的鲜血一样绚丽悲壮，默默地守候在天际，注视着大漠的兴衰。

忘日湖边有支军队正在休整，士兵的脸上写满了疲惫，袍甲上亦沾满了征尘，然而部队的军容依旧严整，刀戈依旧鲜亮。湖边的小土坡上旌旗分外耀眼，阵阵清风送来，雄壮的军旗上一个豪放的“李”字随风飞扬。

李广在土坡上默默注视着麾下的子弟，明亮的眼中透着淡淡的忧郁，全无方才战场上的张扬。

此时张言递上了食物和水，说道：“将军！大军已然补给完毕，您也该休息了。”

休息吗？抬头望了望天空，晚霞中月亮已经若隐若现了，李广道：“另外三路大军，没有消息么？”

张言道：“还是没有，估计也是凶多吉少。”

李广微微皱眉，轻声道：“张言，把外围的弟兄换回来休息，时刻保持警戒。匈奴会在入夜时分进攻的。”

“是！”张言领命离去。

汉军分兵四路，造成了被人分而击之的状况，但匈奴对大汉的情况为何如此清楚？从清晨战斗开始李广就在问自己，可是没有人知道，每次战斗都是如此，每次战斗都以寡击众，每次战



斗都杀敌无数却无功而返，这个真的是宿命么？他深吸了口气，摇了摇头，轻轻擦拭着大弓，事实上现在说什么都于事无补，如今的问题是如何抵挡住匈奴接下来的围杀，如何把剩下的五千人带离杀场。

大漠的白天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……斗转星移，夜深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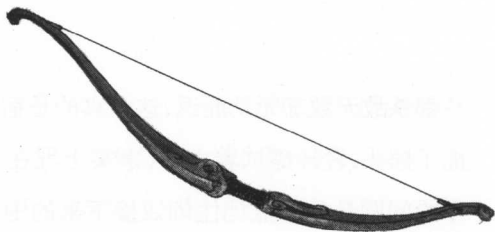
“列队出发，向北突围！”李广下令，在匈奴人震天的呐喊声中，带领大军开始突围。

北面十七里有一道干涸的河床，被称为霞山谷，在那里或许可以摆脱敌人的追击。借着夜色，李广带着军队向霞山谷奔去；另一面匈奴的大军也在夜色中向忘日湖杀来。

匈奴，马背上的民族，民风强悍，以如风的战术纵横于世，比拼速度世上没有一支军队可以与之抗衡。从匈奴帝国崛起开始，中国此后两千年间的外患，几乎全部来自北方，这也算是大汉民族的一种宿命吧。

从忘日湖到霞山谷并不很远，但十七里路每一里都洒满鲜血，汉人的血，匈奴人的血，两大民族的鲜血混合在一起，似乎可以让这早已干涸了百年的河床重新复苏。

虽然到达霞山谷时大军锐减到三千人，但终于还是到达了。霞山谷口汉军列队准备迎击匈奴，此处只有一个通道，可以直面敌人把人少的劣势降到最低。三千汉军对四万匈奴，最惨烈的杀戮就要开始了。



匈奴军中走出一青袍将领，那人肩宽背厚，身高过丈，雄健无比，腰间一口金色长剑分外引人注目。

“李广兄别来无恙否？我星来雨在此有礼了。”那人抱拳笑道。

李广攥紧了拳头，大漠四大高手之一的星来雨，号称匈奴第一剑手，对方有这样的高手压阵，怪不得如此有恃无恐。

星来雨笑道：“李兄，你们四路大军同来大漠，大单于却只看重你一人，击垮你一路，其他三路不攻自破。如今我匈奴主力齐聚在此，大单于要定你了！”

李广淡淡一笑，傲然地望向天空中的繁星，对星来雨的话没有半分兴趣。星来雨讨了个无趣，后面的话更是说不出来，手向空中一举，匈奴阵中传出雷鸣般的马蹄声。

听着匈奴铁蹄的轰鸣声，仰望夜空，天上残月似钩，北斗七星高挂天空，李广略显沧桑的脸上透着刚毅，高举手中的大弓传令道：“以我箭矢为号，众军不得妄动。”三千汉军严阵以待。

四周一片寂静，马声、人声、似乎连风声都没有了，整个战场悄无声息。

“轰！”天地似乎炸开了，震天的喊杀声，雷鸣般的马蹄声，凄厉的号角声同一时间爆发！满天飞沙高高扬起，匈奴的骑兵如



飓风一般席卷而来！

李广端坐于马上，久经沙场的他两眼像天上的星辰一样明亮，匈奴骑兵越来越近了，转眼间至两百步……

李广从容地面对海涛一般冲来的敌人，嘴角泛着自信的微笑；敌人距阵地只有一百步了，全体汉军手握弓矢屏住了呼吸，已经看得出匈奴人战马鬃毛的颜色，李广仍未下令；敌骑仅距八十步，李广的手中神奇地多出了大弓和羽箭，“嗖！”白羽箭破空而出，冲在前方的一名匈奴千夫长应声落马，李广连珠箭出，前方的匈奴头领接连坠马，与此同时汉军箭如雨出。

弓箭如暴雨一般落在匈奴的骑兵阵中，匈奴不料汉军如此强悍，不由阵脚错乱，号角响起，匈奴人撤退了。

尽管打退了第一轮进攻，李广却并不高兴，敌人显然不急于一举成功，我军要想趁乱突围只怕更加艰难，接下来将是血战！

时至深夜，霞山谷谷口北风呼啸，一阵阵的血腥味扑面而来，已经打退匈奴的四次进攻了，汉军减员至两千人，第四次是短兵相接，李广亦已血染征袍。看着远处匈奴阵中火龙舞动，新一轮的进攻又要开始了，即使还能击退敌人，天亮后汉军亦将无处遁形。

李广紧握拳头，下定了决心，高声喊道：“张言！”

“在。”张言恭声道。



“留两百人给我，你带着弟兄们从谷后小路撤离，出谷向东南速回雁门关！”李广注视着张言道。

“将军！属下留下断后，您带队离开！”张言跪倒在地，那么多年他第一次对李广说不。

“不必多言！你能挡住数万匈奴吗？广纵横天下杀敌无数岂会折于此处？死固是大事，但保住这些弟兄的性命更不容易！”李广抓住了张言的双肩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把他们带回家去！”

张言无奈，洒泪而别。

“战士的归宿就该是战死沙场，这里会不会成为我最后的战役？”部下已经纷纷撤离，李广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掌，耳边又响起景帝的话语，“若你生在高帝之时，万户侯何足道？”他苦笑了一下，自己深受皇恩，却辜负圣望。

号角声又起，李广和他的两百死士迎接着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……

匈奴列队向汉军阵地杀来，这一次势在必得！

五彩的旌旗？李广在队列中看到了一个身着白色战袍的匈奴贵族，小单于？地位崇高的傲克小单于竟然也参加了战斗！

李广握紧手中大弓，目光把傲克牢牢锁定。进入射程了，再近一点……再近一点！在匈奴骑兵发动冲锋的同一时刻，白羽金箭亦从大弓之中激射而出！去吧！李广心中大喊，羽箭直指傲克的咽喉。



傲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箭，并不惊慌，挥手中怒沙刀向来箭迎去，不料想羽箭在离他七尺之时突然加速，大刀击空！眼看着一箭就要射入傲克哽嗓，一张银色的大弓挥来，“啪！”箭矢被弓击落尘埃。小单于傲克面如土色，毕竟生死只差一线。

看着落地的箭头李广的心沉了下去，反败为胜的最后机会错过了……谁挥舞的那张银弓？

李广猛觉一股杀气逼来，抬眼望去，那是个黑衣的汉子，蒙着面容，目光寒冷带着强烈的恨意，手中一张银色的长弓。

此时匈奴人如潮水一般涌了上来，把李广和他的死士牢牢包围住，混战开始……

李广同时面对数把大刀数条长矛，凛然不惧，大喝一声腰间的杀胡刀出鞘，刀气冲天而起！一刀一人，每走一步都有血花溅出，每走一步都有一个匈奴人倒下。但是匈奴人却越杀越多，前赴后继，汉军则越来越少。

“当！”突然刀被架下，是傲克！傲克挥舞着怒沙刀向李广劈来，李广侧身左手用大弓卸去怒沙刀，右手杀胡刀自下向上斜砍上去，很平淡无奇的招式却叫傲克无法抵挡！傲克并不抵挡，而是不要命地转刀柄向李广击来。本来在他刀柄击出之前杀胡刀就该砍中他，可是一支黑羽箭射来正中杀胡刀的刀锋。“叮！”杀胡刀被羽箭震开，李广胸前空门大露，被怒沙刀的刀柄结实实地打中。李广一个踉跄，斜跨几步拿桩站住，正待还击，眼前泛起了一片炫目的剑光。